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永动机患者



## 永动机患者

作者：王力雄

家里墙上，到处都挂上科学名人的画像，暖气的循环水轻声流动，厨房里的咖啡壶咕噜噜歌唱……我看到了那个低矮的土房，雪花在房里舞蹈。我看到了永动机患者，他正对着油灯苦思冥想，在化肥袋上描图。只有风是他的伴侣，狼在茫茫黑夜中嚎叫……

丽丽滑溜溜的手指在我鼻尖上拧了一下。

“为什么不看我！”她干了半个小时厨房的活，似乎我就该瞻仰她。

我有模有样地看她一眼，算是完成任务，目光又回到模型上。

她一把抢走模型，猫一样蜷到对面屋角的沙发上，拢圆了红花果似的嘴唇。

“我砸了你这个臭破烂！”她把模型斜举在头顶，狡猾地盯着我。

在淡橙色的灯光中，我看她几秒钟，伸平干燥发紧的手心。

“给我。我想安静一会儿。”我客气得空空荡荡。

她嘴唇变平了，抿得薄薄，脸上的皮肤也因为绷紧显得更加细白。吃饭前看见我对着模型发呆，她就冷笑着评价：“又犯病了！”现在则换成更具指令性的声调：“提醒你，可别重演当年的蠢相！”

模型被扔过来，在地毯上一串连滚翻，像个表演不成功的小丑。

冬夜的风隔着冰花在窗外狼巴巴地嚎叫。我捡起模型，把无声的叹息吸进小腹。唉，当年的蠢相，当年……谁知我是怎么了，为什么更多的是遗憾。常有业余发明家的各种古怪设计寄到研究院来，一般不会有人理睬。可是当我今天听到出于逗乐目的拆开邮件的同事说出“永动机”三个字时，手中的铅笔掉在了地上。我匆忙探过身去看那邮件上的地址……不是他。竟然是失望。好象我一直在等着，等了七年，等的却是一个证明：他仍然是个永动机患者，始终没有被治愈……

“……永动机患者。”教授站在窗前俯视楼下，沉思着给了那个蹲在树下的农民这样一个命名。他收回目光。“同学们，也许你们都听说过永动机。是的，从书上，你们只能从书上知道那种事物。前两个世纪，曾长久地蔓延过一场永动机瘟疫。你们一定以为那种愚蠢的痼疾现在已经彻底地根除了。可是，请你们按顺序走到窗前看一下，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当代活着的永动机患者。”

大家一片兴奋的喧哗，拥挤到窗前。我的座位就挨着窗子，早已经看见了那家伙。昨天他就在教授住的招待所外面徘徊了大半天，想方设法地要和教授套近乎。

他的形象让我想起一块土坷垃，补钉擦补钉的衣服，挽过膝的裤子，烂掉一半儿的草鞋，还有四十多岁的年龄，全都沾满了泥和土，灰不溜秋。只有脑壳刮得光光，在泥土的灰调子中亮度一跃提高好几倍。

教授前天才从几千里外的学校飞来，给我们开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讲座。如果我说这位“永动机患者”就象苍蝇闻着屎一样立刻钉上来，对教授未免有点儿不敬。可如果说象蜜蜂闻着花，他和蜜蜂的形象也差得太远。只能说

教授见着他，就象水灵灵的花被满腿屎的苍蝇钉上那样糟心吧。

窗外全是山和树，这栋楼盖得高，教室里灌满初夏的风。一直到毕业，我们这个班就得憋在这片山沟的军事基地里，为我们伟大的军队搞一项保密级别颇高的“毕业设计”。离下课只有几分钟了，每个人的脖子都差不多伸长半尺，随教授的指点往楼下看。顾名思义，永动机就是不需要能源也不用外力却能永远工作的机器，是一种类似水往高流，日从西出的妄想。

教授跟我们的告别语是：“同学们，只要有愚昧的土壤，就会有反科学的病菌滋生，也就会出现种种这样的患者。你们的科学生涯即将开始。记住，你们只有一个上帝，那就是科学。你们的使命是和愚昧斗争，彻底地消灭它们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动摇，也不要有一点手下留情，这是科学的上帝向你们提出的要求，谁做得最好，谁就能进入科学的殿堂！”

教授象列宁一样向前方伸出手。这是教授的最后一节课，又是最后一段话，所以我们都有点感动，也都对我们有一位能象列宁一样伸手的导师感到有点自豪。

这座楼没有后门，教授的身份又不适跳窗，于是他在出门前对我们说：“想法挡挡他。”说完露出个有点近似顽皮的笑容。

我们和教授一出门，永动机患者就立刻迎了上来，一边谄媚地弯腰点头，一边按照他理解的城市方式把一只手伸向教授。教授装作和我们说话，像是没看见他，在他和教授还差两米距离的时候，我们一帮人突然勾肩搭背，在他面前横起了一堵墙。

“哎……教授！”永动机患者从我们腰部的空隙胆怯地呼叫。可他往哪转，我们这堵墙也跟着往哪转。

教授若无其事地从“墙”后面径直而去，始终就像没看见他的样子。

我握了握那只仍然往前伸着的手，感觉上象个没有扒皮的树杈子。

“跟我说吧，教授让我帮助你。”

全班都乐呵呵地围上来，知道我又要哗众取宠了。

原想他会立刻看出我是在逗他，做出或是不信或是躲避的反应，那样我就可以大显身手，给大伙儿好好地逗逗乐了。没想到他呆了一下，却捣蒜般地点起他的光头。围观的同学哈哈大笑，我倒没了主意，看着他手忙脚乱地掏兜，嘴边的俏皮话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

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，千层饼一样解开一层又一层，然后象是生怕我改变主意似地，把里面包的东西慌慌地塞进我手里。那是什么啊！一张皱皱巴巴的牛皮纸，上面竟然有“株式会社”和“尿素”的字样，化肥的黄痕、干硬的米汤，还有烟火烧焦的洞……我几乎看得见无数细菌沿着我的指尖往上爬。

“……我的图……同学的……帮我看看图……求你帮我看看……”他的身子来回扭动，话说得乱七八糟。

“永动机？”我扬起眉毛。

他迅速闪开眼，象是怕看到嘲笑。那样的表情他一定看了不少，但是却坚定地点点头。

我微笑着打开那“图”。只见密密麻麻粗细不均的笔道没头没脑地纠缠在一起，好象搅成一团的烂渔网。幸亏用的是日本出的化肥袋，要是普通纸还不得被搅个稀碎。

“你念过书吗？”

周围的人大失所望，等了半天，我说出的仅仅是这么一句没味的话。

“我们村儿有好几个高中生，他们的物理书我都看过……”

“不用高中的书，初中物理也讲了‘能量守恒’原理。你听没听过那四个字？”我自知越说越没味。

他不回答，不摇头也不点头，倒显得象面对屠刀一样有点悲壮。

没听清丽丽用英语说了句什么，引起哄笑和一片“yes”的附和。我知道我没做出有趣的表演，她在帮我弥补。她从来都善于为我提供合适的契机。

永动机患者惊慌地环顾哄笑的同学，又一遍喃喃地哀求：“同学的，帮我看图吧……”

我沉默一会儿，放过了丽丽提供的契机。我看他的脑袋。那脑袋布满棱角，又黑又黄，满脸的麻点象是千锤万凿打出来的。他盯着我，那眼里的紧张、哀求和生怕被拒绝的神色混和成一种极特殊的神情，让人想起等待挨刀的牛。我要是把“图”就这样退给他，无疑是当场就把刀捅进了牛脖子。

“你还给什么人看过？”

“我去过北京，科学院。”

他还真能跑。

“他们看了？”

“……他们说，”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。“……能量守恒。”

我笑了一声。“科学院都这么说，你让我看又有有什么用？”

“他们……他们没看我的图……”

“告你能量守恒还不够吗？”丽丽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……可是应当讲道理，看我的图……”

“能量守恒不是道理？”丽丽撇起薄薄的嘴。

他低下头。“到处都说这四个字，只说这四个字……谁也不看图……”

“对，再说一遍这四个字：能量守恒！好了，别再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我们很忙。”

丽丽的眼色告诉我，我该把图扔给他，赶他走了。

我却说：“把图放这吧，有时间我就给你看。”

他几乎要当场给我鞠一躬，又笨手笨脚，只能让人以为是差点摔个跟头。而丽丽那边，我没有看。我烦她总是想指挥我的那股劲儿。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偏偏要反着她，也许仅此而已。

从制图板上抬起又酸又涩的眼睛，直升飞机正在军用机场上降落。我由近向远逐层远眺，据说那样能防止近视。

“你的研究生来了！”高略洛夫兴高采烈地敲我的图版。

我扭头瞅向门外。永动机患者正在往树上拴驴。我突然想起根本没给他看“图”。

“紧急下潜！”随着自己的口令，我从后窗一跃而出，跑回宿舍。

他那个宝贝“图”在哪？桌上没有，地上没有，床底下也没有。找了五六圈儿，总算在一个脸盆底下发现了。不知哪个守财奴怕自己的脸盆被水泥地磕掉漆，用人家的“图”垫底了。

我给那破盆一脚。还好，虽然印上一个大水圈，总算没丢。说实在的，我真怕他那副可怜巴巴相。要是把他的“图”弄丢了，他还不得跳河！

跑回制图室，我打发高略洛夫去还他。

“就说画得太乱，没法看。”

高略洛夫是个能唬小子。不知底细的人一大半儿得被他那副牛哄哄的模样蒙住。他的外号是从苏联的火箭之父科略洛夫那借来的，因为他在入学第一天就自称要做中国的科略洛夫。我看他科略洛夫难得一做，做个科学院打发来访者的门官倒是再合适不过。

我用窗框挡住自己，看着高略洛夫走到永动机患者面前。他连招呼也不打，把图朝永动机患者手上一拍。永动机患者没接住，图落在地上。高略洛夫随后鼻孔朝天地讲了一番什么，便鸭子似地挺胸抬头迈着两只小短腿一扭一扭地回来了。

永动机患者愣了半晌，机械地弯腰去捡图。旁边正在打排球的几个小子却故意向他的方向扣了个球，吓得他全身一哆嗦。

只有他的驴像是懂得同情主人，当他驾起车辕，没等吆喝，小驴就拉紧套绳自觉地上路了。不知怎么他的腿一瘸一拐，那背影让人看着有点心里酸溜溜。

当高略洛夫得意洋洋地重复他怎么挖苦永动机患者时，我打断了他。

“你不讲人也明白——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”说完我继续画图。

高略洛夫眨巴眨巴眼，搞不清我说的狗嘴究竟是谁的嘴。

雨越下越大。见到前面有灯光时，高略洛夫哼哼唧唧发誓再也走不动了。这个孬种！不过我们几个也都精疲力尽了，这么一步一滑地走向基地，还不得到天亮！

设计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，周期拉长了，毕业都得拖到年底。好不容易盼到一天放假，非得大玩一场才能过瘾。我们几个找了个被周围老百姓称为有鬼的野山洞，带着电筒绳子在里面钻了一天，天快黑才从另一头的洞口钻出去。那已经到了孙家峰的山脚，走出去了好几十里。现在已经是九点多，看地图上的距离，走到基地至少还得几个小时，再加上这雨。

走进村子，狗叫成一片。全村只剩一个灯，从村边一栋破旧土屋的缝隙里透出闪烁不定的光。

“永动机患者！”高略洛夫来了精神头，低声欢呼。

是他。当我们推开门，一眼就看见小油灯下他那张惊奇的脸。

上次见他已经过了两个多月，早把他忘得精光。可此时他那一瘸一拐赶车离去的背影不由又重新浮现到眼前。这回是不是该我们一瘸一拐地滚蛋了呢？我觉得一报还一报的古老规律真是无处不在。

然而他一认出我们，却是又差点摔个跟头，冲上来手忙脚乱地给我们搬坐的，还用手掌使劲擦灰，好象我们穿的不是水淋淋的脏衣服而是夜礼服。这使我打消了担心，却更加不好意思。为了有所表示，当他递过一条不辨颜色的毛巾让我们擦脸时，别人都不肯用，只有我一咬牙屏住呼吸把那毛巾捂在脸上。我有心让那油腻和馊味在脸上多呆一会儿，却一下又让他给拽回去了，另一手递上来一条小花毛巾，干净得煞是可爱。

“……换一条，换一条……”他口齿不清，比我更尴尬。

小花毛巾上有一股好闻的味儿。我用完了，那几个小子也恬不知耻地抢着用。

“妞儿的毛巾！”高略洛夫偷偷告诉我。“你捂脸那当，一小妞儿从里面出来，往永动机患者手里这么一塞，一扭头又进去了。”他神秘地指指厨房，那里有柴禾爆裂的燃烧声。

永动机患者让我们脱掉湿衣服。他说他女儿已经生好了火。

当他去厨房为我们烤衣服的时候，我在油灯下翻了翻他刚才正在读的书。那是一本儿讲机械原理的小册子，缺头少尾，还是繁体字，却被划满了笔道。

雨还在下。屋里好几处滴滴哒哒地漏，一派多年失修的模样。两个里屋都没门，象黑洞。除了农具，屋里几乎什么摆设都没有。唯一一张桌子，一碰就摇晃。

永动机患者端进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。

“没来得及做菜，你们别嫌乎……”他一个劲道歉。

我们都觉得意外。肚子却不客气地咕噜起来。

我说：“我们别嫌乎？是你别嫌乎，我们也太嫌乎人了，把你嫌乎得够够……”

这时那姑娘从厨房里出来了。他们刚才都已经见过，我可是第一面，所以我光顾斜眼瞅姑娘了，到底是谁嫌乎谁的问题也没最终说清楚。

姑娘七八岁，瘦瘦的，个不高，可那小脸儿长得着实有点动人哩。她腼腆地垂着眼睛，把一碟咸菜和一小碗通红的辣椒摆上桌。永动机患者竟然有这么个女儿，哈，真令人惊讶！我开始为自己身上只穿一条短裤感到不自在，被永动机患者拉着入座时也不自觉地坐得端正起来。

她站在油灯照射不到的阴影里。照农村的规矩，她要伺候我们吃饭。只有作为一家之主的永动机患者可以和我们坐在一起。

四个大小伙子吃面条，免不了一片稀里呼噜。刚吃几口，墙角突然响起一个似乎只有半口气的嘶哑声音：“我要吃！”

那声音活象动画片里的老巫婆，把我们着实吓了一大跳。墙角的竹床挂着蚊帐，刚才里面一点声息都没有，我们还以为里面没有人呢。

姑娘赶紧把身子摆进蚊帐。

“奶奶，是给客人的！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又气恼又心疼。

“我饿！你们给我吃糊糊，自己吃面！……”

我们都停住口，非常不自在。高略洛夫嘴里的半根面条象吊死鬼的舌头一样当啷在外头。

我拿起一个空碗盛面条。

“别……”永动机患者连忙伸手阻拦。“老太太老糊涂了，别听她的。”

我闪身绕过他，走到床边。

昏暗的油灯照亮了姑娘为难的面容，我把面递给她。她犹豫片刻，然后迅速瞥我一眼，低头接在手里。这一瞥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眼睛，竟使我的心颤了一下。她的眼睛那么明亮，象是青山里的泉。

说实在的，我的品质八成不太好，我不属于世人称道的那种正经人。虽然我已经有“对象”了，可见到美丽的姑娘还是会动心。这个姑娘有一种我不熟悉的魅力。她和我认识的那些城里女孩不一样。

整个吃饭时间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永动机患者聊着。他转弯抹角地总想谈机械问题，我却只想着那个姑娘。我把座位挪到正对着她的方向。阴影里，她的轮廓模模糊糊，但我能感觉到她不时瞥来的目光。我追踪着那闪电般的一瞥，每当我和她目光相遇，她就全身一动，眼睛一下躲开。一种古老诗歌的意境在我心头升起，蔓延开来。

我在黑暗中醒来。隔壁传来一个捂在被里的呻吟声。仔细听，是个中年妇女。天知道这一家有多少人。我翻了个身，把高略洛夫使劲往一边推推，

又闭上眼。

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了。那呻吟虽然捂着憋着，半天才出一声，倒是莫不如更连续更响亮点还好些，至少不让人“期待”。我觉得气闷。头顶的蚊帐不知补了多少块，别说蚊子，连空气都难得进来。床倒是不小，能睡下永动机患者的一群孩子，可换上我们四条汉子，就挤得始终够意思了。努力了半天睡不着。身下的破凉席越发硌，那股弥漫在空气中的猪食味也越加难闻。累劲儿刚过去点，娇气就都回来了。

我钻出蚊帐，在黑暗中摸着走到外屋。地当中有一块暗红的火。使劲睁了睁眼，认出是个炭盆，上面烧着药罐。

炭火模模糊糊照亮了坐在旁边的人，那是她。

她两手抱膝，无声地坐着。看到我出来，依然无声，默默看我。

我停了一下，嘴动了动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走到外面，我有些后悔，总该说点什么吧？可是说什么呢？屋里的各个角落加一块少说也得有一打人，难道说句客套话？

雨后的月亮格外亮。银河横空。凉风一扫一个多月来的酷热，让人舒适极了。千万只青蛙欢快地呐喊。山的边缘勾着淡淡的银光。我抱着双臂站在月光水影的田间，品味着盘桓在心头美的享受和诗灵感。想着普希金，想着古代海洋的波涛，想着夜晚木屋情人偎依的身体。

这时，一个轻轻脚步声从身后传来。我转过身。

她。她象一个精灵，在月下轻轻走来，在离我几米处站下。

我们相视着，默默地相视。

那时刻我心里流出了醉人的颤音，在周身上下激荡地波动。我读过那么多青年贵族和乡村少女田园诗般的浪漫故事。是不是呢，这故事终于也叫我遇上了？

“干什么？”我惊讶从嘴里出来的竟是这么一句话，而且是这么一个沙哑冷漠的声音。

一时我恨透了自己，那些曾在幻想中预习过多少次的话语和音调哪去了呢？

她突然一下哭出来。

“救救我爸爸吧！”

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那些见鬼的小说将是最后一次破产了。

她收住哭，仰头望我。

“救救我爸爸吧，只有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能说动他。”她急速地说起来，好象一停顿就会失去勇气。“他又要去北京！还说再没人理他，他就要往天安门上贴大字报。去年冬天他就是被押回来的，村里批了他好几次。这回要是再贴什么大字报，他们肯定饶不了他！一年挣那几个钱都被他花在路上，妈没钱治病，也就活不长了……”

她又哭了。

“……求求你，让他别再搞那个永动机了。别再管什么机，好好过日子吧。你跟他好好说说。他能信你的。救救他吧，救救我们全家吧！”

她停下了，因激动微微喘气。她看着我的眼睛，哀求地等待我回答。

可是我做了什么呢？

她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，然而心思却一点没放在那些话上。我不愿意从浪漫的诗境回到平凡人间，不甘心放过一次“艳遇”。她的话象是无意义

的声音从我耳旁掠过，我只是盯着月光下她那泪光闪闪的皎美面容，想象着褴褛衣衫下那个美好的身躯。

现在，她等着我。可我寂然无声。沉默，沉默。我象饮进了魔欲的烈酒，欲火中烧。那酒在我脑子里发作。逐渐，这世界一切都不存在，月亮、山峰，蛙鸣，一切都消失不见，只有她，只有她的面容，只有她的身体。

我梦游般地走近她，伸手放在她肩上。她没动。猛然，我把她拉进怀里。那头发上草地和泥土的清香一瞬间冲进我的胸膛。

倘若她依从，我会觉得最自然。在这未被文明污染的天地中，在这月光下，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更真实？倘若她反抗，也许会更加激发我的情欲，使我抛弃理智，更疯狂地占有她。

然而她没有，她都没有。她身子象木头一样。她哭了，痛不欲生地哭。哭声里含着羞愧、愤怒，无限的悲痛和悔恨。

哭声使我清醒，一下所有那些浪漫、诗意和情欲都不知哪去了，留下的只是一种犯罪的感觉。我木然地松开手。

她抹着眼泪回身走了，压抑着哭声，抽动瘦小的肩膀，走了。

“知道永动机患者昨天在哪睡的吗？”高略洛夫用报告新闻的口气讲。“我撒尿走错了地方，迷迷糊糊一头钻进草棚子，他正睡在烂草堆上，差点尿着他脑袋。嘻嘻。”

我原以为不会再睡着，没想到还是迷糊过去了。睁眼太阳已升得老高。午饭前能赶回基地就算快的。匆匆爬起来。永动机患者拿来烤干了的衣服，又端来了洗脸水。

早饭已经摆在桌上：大米稀饭、烙油饼、炒鸡蛋。在这贫穷的山区，算得上最高规格的招待了。

当她端着碗筷出现时，我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贼一样不安。她不看我，没有谴责的表示，也没有不满的神色，从始至终垂着眼睛，然而她盛饭的顺序，昨天是第一个给我，今天是最后一个给我，而且没有守候在一边，盛完饭就不见了。

我们默默无语地吃完早饭。角落里那些孩子们眼巴巴的目光使人如芒在背。永动机患者陪我们吃，不时用严厉的眼色对孩子们进行警告。

我们集中了所有的钱，由我交给永动机患者。

“给你添了许多麻烦，十分感谢。”

可永动机患者坚决不收。我们推来推去，相持不下。最后我把钱摔在桌上。

“再不收我们可就生气了！”

他沉默了一下。

“我一定不收钱。我想求你一件更麻烦的事……”

那几个小子会心地微笑起来。

“你说吧。”虽然我立刻猜得出他要说的是什么，可我笑不出。

“能不能……能不能帮……帮我看我那个……图？”他提心吊胆地看我。

“好吧！”此时我已下定决心，不管永动机如何荒谬，为了他和她，我要帮助他们。

“图也给你看，钱你也得收。过两天你去找我吧。”

当我们出门，她正在厨房给家人做早饭，按照农村的礼仪也出门送客，



跟在她爸身后，仍然是垂着眼睛，默默不语。

“留步吧。”我对永动机患者说，眼睛却看着她。“我一定尽我的全部力量帮助你，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她睫毛闪动了一下，还是没抬眼睛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哪敢说任务！”永动机患者连连客气，受宠若惊。

真热。热得喘不过气。火辣辣的太阳燃烧着窗外的山野。虽然制图室里只我一个人，却把八个电扇全开得呼呼直响。

远处军营午休结束的号声响了。每天这时，冷库要送冰棍、汽水和西瓜到宿舍去。我虽然不睡午觉，对吃倒总是不缺席。碰上今天这温度，那冰凉的西瓜格外使人惦念。

我选择着树荫走向宿舍。到处都象死一样宁静，仿佛一切都在炎热中窒息。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，只有毒日头的火焰向大地无情地喷射。

在宿舍旁边一棵树下，我看到了永动机患者。他睡着了，背靠树干坐在地上，头歪在一边轻声打鼾，发黄的白布小褂，浸透汗水，几个苍蝇在他那张灰不溜秋的脸上爬来爬去。

天知道他是怎么走过那三十里山路的，那一路无树无土，山上的石头象镜子一样反光。

我们走那段路时是刚下完雨，高略洛夫还差点中了暑。今天比那天要热好几度，又是大中午，我真服了他！

当他醒过来看见我时，显然非常高兴。我打开他那张“图纸”，上次那个盆底印的水圈儿痕迹还清晰可见。

“你搞了多长时间？”

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。

“十九年。”

十九年！我半天没说出话。

“你相信你会成功吗？”

隔一会儿他才回答。

“我信！”声音不大，但坚定。“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信会成功！……人家笑我，说我脑子有毛病。女人孩子对我有意见。他们不理解，我做的是对天下人有好处的事情。有了永动机，我们农民就再不会这么累，这么苦，就可以象城里人一样过上舒坦日子。等我搞成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知道，错的不是我，是他们。”

我专心注视他半晌，你能有那一天吗？

“你去年挣了多少钱？”

他不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了。

“我和女儿俩干活，除了全家口粮，还剩五十多元。”

五十多元！刚够到北京一个来回的车票。他们家一年是怎么过的？

“今年能挣多少？”

“可能和去年差不多。”

好，又是一趟火车票！

我不以为然地眯起眼睛。

“咱们看图吧。”

非得好好帮助你，我要把你的永动机连骨头渣子都打碎！

我已经想好了。我知道从哲学上说服不了他，他根本不承认能量守恒。

但我相信在动力学方面企图违反能量守恒的机械，在运动学上也一定不会成立。而运动学方面的问题比较直观，不用实验，对着图纸就能说明白。我要采取的方法就是争取在他的图纸上找出毛病来，让他自己否定自己。

在他的解释下，我开始研究他那份没有一处符合制图标准、只有他自己能看明白的“图纸”。

他有些地方想得很奇妙，不无苦心，但有许多最基本的原理却丝毫不知。果然，比想象的还容易，一旦看懂了他的图纸，我马上就随手指指出好几处致命的问题——那些机件之间互相干涉，整个机械根本就不能运动，更别说永动了。

我三言两语给他做了证明。我想念我的证明通俗易懂，老师们从来都对我的表达能力高度评价，他一定能理解。

他急了，开始拼命解释，企图驳倒我。整个脑袋憋得象个红豆包，满额汗水，捏着那张图磕磕巴巴语无伦次，有大骨节病的短粗手指在图上使劲地指点，使我担心那张日本纸大有被戳漏的危险。

我心平气和地看他，手里抓一把围棋子哗啦哗啦地颠着。急也没用，你已经输了。

我没有打断他，也没有反驳他，但是他自己一下子停住，直勾勾地盯着图不说了。我明白，那是他终于清醒了。他知道了挣扎的无用，越解释就越会发现自己是对的。那错误也许隐藏了很多年没被发觉，却终究是那么明显，一旦被人点破，那就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都是不可否认也不可伪装的了，哪怕用狡辩短暂地维护一下面子也是不可能的。

是啊，他怎么能指望我不对而他对呢？！看了看表，从我开始给他看图到他“觉悟”，不到二十五分钟。

我站起来，在地上踱了几趟，停在他面前。

“你看，你十九年搞出来的就是这么个东西。”

两滴细小的眼泪从他眼角流出。那眼泪那么小，使人感到是高度浓缩的眼泪，是只有痛苦的重压压进最深处的骨髓时才能榨出的泪。

我的心被强烈地震动，我没想到他的悲哀至此，以至后悔刚刚说出那句无情的话。

他好象成了痴呆，一动不动，两眼散光地对着他的图，沉默笼罩了房间。

过了十分钟，他仍是那个姿势。我有些担心，走过去推推他。

他沉痛地看我一眼。

“我还要搞下去！”

“但是不要去北京了。”

“搞好还去！”

“这回呢？”

他颓丧地摇摇头。

好，我胜利了，完成了她对我的请求。我又在地上踱起步来。虽然他年龄比我大一倍，可我象教育小学生一样讲了一大堆道理。我最后告诉他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不要盲目相信自己。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但你一定要搞，也不要凭你画那么一张图就上北京。先做个模型看看嘛，比上北京省钱省力，做出来至少可以知道能不能动，如果连动都不能动，上北京不也是让人笑话嘛。别把劳累一年的血汗随便乱花在路上，要想想妻子儿女。而且，钱不光

是你自己挣的，还有——你女儿！

我不知他是否听进了我的话，虽然他隔一会儿点一下头，可一直是那副痴呆相。

看看表。快四点了，下午干不完的活晚上还得开夜车补。

他知道我希望他走了，起身告别。他把那个图仍然用布细心地包起来，动作迟滞，好象一下子衰老了许多。

一种怜悯之感油然而生，我一把拉住他的手。

“跟我来！”

在制图室门口，看到里面许多人在工作，他迟疑着不敢跟我进。

“别怕他们！”我把他硬拉进去。我就要让那帮家伙看看我是怎么把公家的东西乱送人！

我把各种各样的铅笔、橡皮、小刀、制图纸什么的胡乱包了一大卷，塞进他的手。

“给，拿回去画图用。”

他双手托着我给他的东西，显得深受感动。也许我这举动使他鼓起了勇气，把原本不敢启齿的话说了出来。

“我，能常来请教吗？……我想向你学习。”

这要求可是我没料到的，一下子我面有难色。时间宝贵啊，他要是总来找我，得耽误多少时间。正要毕业，既有这里的设计，又得准备研究生考试，这一段正是最紧张也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哪有那么多功夫陪他呢？

“……不行啊，”我口气委婉。“工作实在太忙，实在没时间。”

“……那，能不能给我写个地址？……我可以写信请教……”他嗫嚅着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后面的话已经听不清。

看看周围，一片嘲弄的眼光在看我们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可笑的位置，怎么和永动机纠缠不清了呢？

“行啦，别要求太多！”不知怎地我冒出这么一句。

我永远忘不了永动机患者当时的表情。他的脸抽动了一下，象是挨了一下鞭打，露出一个自惭形秽的痛心目光。

他放下我送他的那包东西，转身出门，一句话没再说。

我想喊他，但是我没有。我想轻蔑地一笑，说句“不识抬举”，我也没有。在众目睽睽下，我不知该怎么办，只有沉默和装出无动于衷。

从窗子能看到他远去的背影。他低头匆匆走着，近似小跑，直到消失，始终没停一下，也没回头。

“……我真不明白你叫什么迷了心窍。”丽丽气恼地说。“你怎么能把时间搭给那种人？我都替你不好意思，你知不知道，大家都说你叫永动机患者传染了！”

整个晚上就是丽丽一个人讲话。她喋喋不休地开导我。也许因为觉得有对不起她的地方，我一句反驳的话也不想说，只是沉默不语，心不在焉地听着她那些充满理性根据的论证。

她讲人之间的不同价值，说我为永动机患者耽误时间是对科学的浪费。她讲到教授那些话，我们心中的唯一上帝应当是科学，要同反科学的行为做斗争云云。

我用树条抽打着身边的草。丽丽啊，你抬出教授又有屁用，他说那些话叫我现在听全是鬼话！上帝是科学，人该往哪摆呢？

天上露出了星星。我情不自禁又想起了那天晚上，想起永动机患者的女儿。她的面容迷茫地浮现在星空中，一股热流掠过我的心。丽丽啊，跟你比，她是人下人，论科学，她给你擦鞋也不配，可是为什么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却总是想起她呢？

好几天时间，

我真象有病了的样子，或者是在制图板前发呆，或者坐在山顶的大石头上沉思，什么看书，工作，准备考试，一概不管，总是独自一人恍恍惚惚。

别人问我怎么了，我就说得了永动机病。我告诉他们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致力过发明永动机，还煞有其事地给他们描述我的永动机的结构，吓得他们呲牙咧嘴。但是多数时间，我不和人说话，我躲着人，我讨厌他们。

好家伙，一下子那些老师、同学，还有什么班委会啦，团支部啦全冲上来给我治病了。

他们劝导我，启发我，拐弯抹角地引诱我。听说还偷偷地研究过，准备送我去医院做检查。

这群混蛋！当然，最着急的要属丽丽了。她也差点得了病，不过不是永动机病，而是反永动机病，弄得我俩隐藏了几年的关系也人人皆知。好在就要毕业，不许谈恋爱的禁令已经不那么严格，要不就会更热闹。

其实他们都是笨蛋，都是自找麻烦。根本用不着谁来给我治病，我自己就会好的。难道还用他们苦苦地开导吗？我怎么能放弃科学！离开科学，我还能干什么，还能得到什么，哪还有我存身的地方呢？他们真傻，何必恐慌。我只不过是对过去的信念进行一下反省。我是不会长久反省下去的。说实在的，反省又有什么用呢？

几天之后，我恢复了正常，重新沉入了对科学的学习和效力，又重新成为科学的信徒和宠儿。跟过去一样，我按照科学的要求，按照老师的指教走完了从小到大的道路，现在，我仍然得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。我得在研究生考试中争取第一。我得出国深造。我还得象丽丽的爸爸，总有一天当上研究所的所长，进入世界名人录。那不仅是丽丽的渴望，老师的鼓励，科学的上帝也要求我如此！

雪花软绵绵地飘着，落在身上就立刻融化。长江一带的雪就是这样粘乎乎，冒雪走得时间长一点，外衣就要湿透。我缩着脖子，手插在口袋里，在山路上费力地行走。

山野里到处覆盖着洁白潮湿的雪。只有走过的脚印是黑色。底层的雪是融化的。

远远的，在一片洁白和悠悠的雪花中，山上走下一个挑着柴担的女孩。她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一步一滑。

当女孩走近一点，我看出来——跟我心里猜想的一样，那是她。

她下到路上，也认出了我。我心里有点紧张。她放下了柴担，看着我的眼光里没有怨，没有怕，是友好，还有一点惊讶。

雪花一片接一片地落在领子里，清凉透彻。

“设计搞完了，”我变得口齿不那么伶俐。“我来看你……你的爸爸。”

“爸爸不在家，出民工了。”她的睫毛上挂着细小的雪花。

我欲言又止，话不知从哪说。我们无言对视。

“我帮你挑吧。”

她出声地笑了，脸蛋红扑扑。

“这不是你们做的事。”

我挑起柴担，被雪打湿的柴重重的。

她走在我身边，小小的，蓑衣斗笠，象个古画中的砍樵女。

“你爸没去北京？”

又是那闪电一样光亮的一瞥，我看到了那中间的感激之情。

“没有。他把钱都用来给妈治病。妈好多了。”

“他还搞他的……研究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然而马上辩护地说：“让他搞吧。只要他不去北京，不去受那些罪就行。没事的时候搞搞那个也没什么不好。别人不也都是打扑克，说闲话吗？反正都是玩。”

拐过山脚，远远看见村子，农舍散落在山间，炊烟与雪溶为一体。我们默默走完了剩下的路，只听见两个人踏在雪地上的脚步声。

快到村子的时候，我放下柴担。

“我们明天就离开了。”我从怀里拿出一本书。“这是一个美国科学家写永动机的书。

书里纸条有我的地址。代我交给你爸。告诉他，如果他愿意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给我写信。”我顿了顿。“……再代我跟你爸说，我是真心愿意帮助他的。”

她那清泉一样的眼睛凝视我，伸出手来。我们的手在书上碰在一起，然而她没有躲开。

我握住了那只小手。一股恬静的甜蜜象溪水一样流进了我的心。

白茫茫的山野只有我们两人。雪静静下着。孙家峰俯视我们。哈气在眼前轻轻飘浮。她羞怯地垂着眼睛，默默地让我握着她那只冰凉的小手。只有一只山鸡突兀飞起，打破这令人心醉的宁静。

我看着斗笠下那冻得红红的美丽小脸，看着蓑衣下那打着补丁的小花袄，我的眼睛渐渐湿润了，一层薄薄的泪水迷蒙了我的视线。

别了，姑娘，你这贫穷美丽的好姑娘。除了别离，我们还能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命运就只能是别离，未曾相识就相别啊！

我松开手，转身向回走，那个正在那边喧嚣的、五光十色的人间在召唤我回去。

走了很远，我回过头去。

她还在。阴暗的天空下，一片银装素裹。远远的，她那小小身影仍然伫立在原地，目送我的背影。

雪花飘飘，雪花飘飘。

我向她招了招手。

别了，姑娘。

别了，永动机患者。

窗外的风啸叫得越来越凶狠。雪粒沙拉拉地打着玻璃窗，这种夜晚，躲在暖暖的屋里可真是惬意呀。

丽丽不时地斜眼瞅我。她故意启动电脑上的音响设置，使电脑随着她的操作叮当发声。

她是在提醒我，发呆的时间太长了，该工作了。要是总像我这样心猿意马，通往诺贝尔奖的路永远也到不了头！

家里墙上，到处都被丽丽挂上科学名人的画像，让我想起教室或纪念

馆，还有名人墓地。我闭上眼睛。暖气的循环水轻声流动，厨房里的咖啡壶咕噜噜歌唱。

我看到了那个低矮的土房，雪花在房里舞蹈。我看到了永动机患者，他正对着油灯苦思冥想，在化肥袋上描图。只有风是他的伴侣，狼在茫茫黑夜中嚎叫。还有她，她回头闪亮地瞥了我一眼，又去忙碌家里老小的事情。

丽丽啊，人人都说我有你这样一个妻子是莫大福气。可是在此时，缠绕多年的问题又一次从心底升起，我当时是不是就该跟着她，走进那个白雪覆盖的小村庄呢？

